是自弊之論也願陛下勿聽或有曰今太平有餘四夷可討除宜興師旅闢土地者是召禍之論也願陛下勿聽臣願陛下妙選將師必求其良訓練士卒必致其精謹烽候繕甲械積芻粟固營壘以待四圍不害中國之爲强脫若攖吾憲吾以逸待勞以直待曲眞天子之兵也

濟南先生文粹卷一終

濟南先生文粹卷二

明　武林洪瞻祖校閱

進論

將材論

臣聞牛羊欲其茁壯也必其善牧車馬欲其習服也必其善御矧軍旅之事將帥之職畀之以師律付之以疆場內欲重吾國外欲克吾敵顧不愼哉不可以三軍之元帥姑且備其員兩國之民命聊且試其技不攷其可必爲國甌不求其良必爲民

殃故當築壇告廟之始必觀是人果足以稱以禮乎至推轂授鉞之際又觀是人果足以勝吾任乎昔在戰國之紛紛不惟君可以擇臣而臣亦可以擇君當時英雄挾其長游説諸侯能用我者然後仕之故欲求將不可遽得今天下爲家四海爲戰罔匪臣僕英雄盡入於彀中多士咸在衆技自獻惟君王所擇所謂能稱築壇告廟之禮能勝推轂授鉞之任者固亦有之在所選而已昔之論將者其材有五曰勇曰智曰仁曰信曰忠將何以貴乎勇蓋直以養氣威以克愛剛以致其敢義以致其必蔑視敵國而砥礪三軍吾之所指曷敢不從欤吾之所麾曷敢不從移非勇則不可犯矣將何以貴乎智蓋使貪使愚各求其所類使勇使智各効其長技伸敵常爲客而不足我常爲主而有餘我常致人而人必應人不可致我而我自如爲勝敗之政如神默運制奇正之術如環無端非智不能也智則不可亂將何以貴乎仁蓋以慈養其惠以惠養其威寬以御衆罔不盡其心悅以使民民

罔不盡其力忠勞而供武服犯難而圖戰多欲與之可赴深溪必自我視之如嬰兒欲與之可俱死必自我視之如愛子則非仁何以懷之仁則能愛人故也人不可無信而將之信爲重蓋方其涖師也國不自外理國容於是乎不入軍軍不從中御軍容於是乎不入國將軍之權專矣如之何交厥乎於上下布至誠於遠邇故貴乎信信則不欺人故也事君皆以忠而將之忠爲大蓋方其用師也上不制於天下不制於地中不制於人將軍之志自用矣如之何惟君是圖而忘其身惟國是憂而忘其家故貴乎忠忠則無二心故也夫有爵有戮士心所屬可安可危君慮所隨士心所屬以賞刑之柄繫焉賞刑之所繫成敗如轉掌君慮所隨愛憎之變會焉愛憎之所會禍福如發機惟信惟忠乃爲建立勛名之權輿杜塞危疑之關鍵也以是五材泛觀乎朝如持度以揆長短如操量以較多寡其分別差等殆無遺形大材如壘小材如盃以盃受壘過則溢以壘受盃綽乎兼容故古之人論

將有妻子之將有十人之將有百人之將有千人之將有十萬人之將有百萬人之將其材相去遠甚然不離乎五者之間也雖然材必適其用用必適其宜執萬而無權守一而不變雖用良材覆爲累德故太公之論將有十過孫武之論將有五危觀其過之所生究其危之所自其初皆五材之良其失皆五材之蔽有材而不能用至於軍敗國辱家殘身戮吁可哀也故爲將之道既有五材以御三軍欲攬英雄之心則又當行之以三禮斷之以三至欲重廟堂之勝筭則又當持之以五愼審之以五權達事宜而有九變無失九變則寘敵於全囚泥法制則有九拘毋執九拘則立我於全勝古之人論良將有曰剛則法天可望而不可干柔則像淵可觀而不可玩去如收電可見而不可追留如丘山可瞻而不可動有將如此則築壇告廟之禮推轂受鉞之任爲不愧矣故初作三軍欲謀元帥惟郤縠閱禮樂而敦詩書於是用於晉秦伐阿鄄而燕侵河上惟穰苴文附衆而武勝敵於是用

於齊孫武十三篇之說闔閭試之以婦人卒以强吳吳起七十六戰之功魏武始於論兵嚴卒以强魏先軫以下軍之佐而超將中軍不以卑踰尊爲疑郤氏狐氏欒氏以族人從軍不以親同職爲間韓信奮於亾虜魏尚拔於囚徒克國自舉任之而不違伏波求用試之而不拒謝玄薦姪而不沮其挾親實憲請行而曲聽其補過所用者材也材可用焉不當牽左右近習之好惡不當狥士卒國人之議論挺然不疑斷以已意夫賢將之徒類皆英雄豪傑之士觀人君用已如此其重當如之何圖報哉谷永曰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爲之側席而坐趙有廉頗馬服强秦不敢窺兵井陘國有賢將所持如此惟陛下注意焉陸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必至天下危注意將則不亦晚乎惟天下安乃注意將之時是謂治不忘亂安不忘危也

將心論

臣聞有君子將有小人將君子將天下之將也小

人將亾國之將也古之賢將原兵之意可以爲仁術察武之用可以廣德心故以殺止殺非所以好殺以戰去戰非所以好戰司馬法曰殺人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孫子曰全國爲上破國次之全軍爲上破軍次之何古人終始以愛存心歟故君子之將能師古人之意以不戰屈人兵爲心小人之將違古人之意以嗜殺人爲事以不戰屈人兵爲心以天下爲心者也非天下之將乎以嗜殺人爲事亾國而不鄉者也非亾國之將乎夫尉繚當梁惠王之時爲兵之說曰善用兵者能殺士卒之半其次殺十之三其次殺十之一能殺其半者威加海內能殺其十之三者力加諸侯能殺十之一者令行士卒信此說也則興師二十萬可自誅其十萬興師十萬可自誅其五萬矣且夫將軍心也士卒支指也心誠則支指應心危則支指衛士樂附則將威令驅無罪之人以犯難悅以使之猶恐不得其心恐羅置罪罟以快意於刑戮乎誅其半欲其半之用命孰若全軍撫愛皆

使之親其上死其長乎殺半用半雖勝何益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糜爛其民而戰之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嗚呼慘酷至此尉繚有以啓之歟臣於是乎求於古之君子善撫士卒而愛之者私竊慕焉其惟戰國之李牧蜀之諸葛亮唐之李靖臣請言其用兵之意夫李牧之居鴈門也罄軍市之租以養士力椎牛犒燕以養士心謹烽燧多間諜以養嚴入保示怯佯伏致人以養氣謀熟勇全皆願一戰於是選車餘千選騎餘萬百金之士五萬穀者十萬一舉而滅獫狁走單于破東胡降林明向使自殺其士卒之半則莫不怨讟矣孰肯自獻其勇以求一戰乎諸葛亮之禦張郃之衆號四十萬而亮之衆不滿一軍衆寡既不敵而强弱又相遠兩軍既陣而罷兵適交亮以用兵行師大信爲本乃悉遣之且曰去者束裝以待期妻子企踵而計日則原其情而閔其勞懷以仁而厲以義可謂周矣故去者感激願留一戰住者憤怒人百其勇殺郃走懿以成其功向使自殺

其士卒之半則聞聲而還矣孰肯忘死銜恩以決一戰乎李靖之與太宗論兵也太宗以嚴刑深法使人畏我不畏敵爲疑靖以卒未附而罰不行不可用爲說太宗以愛克威威克愛爲問靖以愛設爲先威設爲後爲對則君臣之心何視卒如嬰兒乎又曰頃討突厥摠蕃漢之衆出塞千里未嘗戮一揚干斬一莊賈夫衛公於艱難草創之初剪刈兇渠以掃攙搶備延陀於關內伐突厥於定襄盪吐渾於西海夷蕭銑於慶州向使自殺其士卒之半則危國忘師之不暇況宣威信於異域乎嗚呼安得今日守邊之將愛育士卒如此三子者乎夫天下之兵以仁爲本以義爲御天下之將以慈爲主以勇爲決卻視尉繚之說非亾國之兵小人之將乎秦以殘忍虎狼之惡務殺伐屠戮以强天下又有殘忍虎狼之將能殺伐屠戮以快其意蒙驁王翦之父子也世爲秦人之民賊攻城克敵固已衆矣然未若白起之甚夫白起之爲將也戰必勝攻必取誠莫可及以書攷之凡攻某國拔之伐某

所取之不言斬首若干坑卒若干者置而勿論論其直書斬首若干坑卒若干而計之凡殺敵國之兵八十四萬人然起戰卒死於敵者又當幾十萬總兩國出軍之民其誅求裒歛因以失業而死者又當幾十萬矣何晏曰白起降趙卒而坑豈徒酷暴之謂乎後亦難得志矣又曰裁四十萬之命而適足以强天下之戰要一日之功而更堅諸侯之守又曰殺降之禍大於劇戰然則兵勝未幾而被戮國强未幾而爲墟良以此乎臣於是乎求於古之君子能制閫外而懷柔者私竊慕焉其惟戰國之荀吳晉之羊祜唐之郭元振乎臣請言其用兵之說夫荀吳之伐鮮虞而圍鼓也鼓人欲叛其君而附已矣曰吾不可以欲城而市姦所喪滋多鼓人請降而有食邑吳曰吾焉用邑以賈怠不如完舊食竭力盡克鼓而還不戮一人賢哉羊叔子之爲荊州也慨然有平吳之心開布大信專脩德義縱俘釋虜以示至仁歸禽償穀以示不擾潘景來寇追斬而厚葬之美其死節陸抗對壘抗病而饋

之藥抗顧不疑內則授良謀於張華外則付成筭於杜預卒怯平吳賢哉郭元振之鎮西域也撫馭諸蕃專尚忠義走吐蕃之衆開凉州之圍會兵百萬以集湟川分兵十道以進青海贊普[illegible]膝而請和突厥畏威而入貢跪質勒而至於賈身弔婆葛而爲之流涕賢哉嗚呼安得今日守邊之將綏撫敵國如此三子者乎夫天子之兵至信爲主至公爲輔天下之將附衆以文威敵以武卻視白起之功非亾國之兵小人之將乎夫爲政至用兵棘矣用兵至於殺人可哀矣以可殺而以殺爲事乃嗜好也嗜殺人者其心何如孟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也懼後世以象人爲未足有狥之以人者矣故必推原其理而深罪之奈何尉繚之法使後世藉口以殘忍乎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城取其二三策而已何其血流之漂杵也懼後世以漂杵則忍必於屠殄矣故必推原其書而深詆之奈何白起之事誘後世快意於殺伐乎陛下以仁政爲重孝治爲先則將之心

術亦可戒矣彼一夫向隅而泣滿堂爲之不樂東海殺一孝婦天降累年之旱以罰之惟人命爲可重也陛下念哉

奇正論

臣聞天下之事有能以勝不能有術以勝無術皆有能矣能之精者又勝焉皆有術矣術之多者又勝焉借以羿與般而譬之羿善射般善工學射者有彀的善工者有規矩特其大略也般之所以巧又有巧焉故學羿之射既與羿之巧均則有勝羿之心焉必曰吾與乃技相若羿不勝其忿而鬬技果相若則爲羿之過失於盡其巧而傳之故卻視般之教示以巧而不盡其所以巧者誠爲自勝之計也兵始於黃帝法成於太公黃帝而上兵未設以有兵勝無兵太公而上法未備以有法勝無法太公而後何其紛紛耶用兵者既頻學兵者既衆一定之法不足以相勝故管仲穰苴孫武吳起尉繚留侯孔明李靖之徒始出而論奇正奇正者因古以御時依體以立用千變萬化以制勝策用之

之法可觀也而所以用之者不可見也戰之之理可諭也而所以戰者不可陳也勝之之道可制也而所以勝之者不可傳也彼用兵之書布在方策既已人人皆可習矣用兵之法試於行陳既已人人皆能布矣人人皆習我亦習焉人人皆能我亦能焉是亦衆人也以衆人敵衆人尚何議先勝故奇正之理古人議而不辨奇正之法古人論而不議奇正之變古人存而不論非不論也不可論故不弊而常新以俟後世君子俾因襲致用可以神

遇而不可以智知可以道運而不可以迹究法猶奕之局也兵猶奕之棊也奇正猶奕之智也智無一揆棊無定形觀其黑白不相容新故不相仍思尺數路情狀萬變勝負得失在於一子然則奇正之形所以使敵人前後不相及衆寡不相待貴賤不相救上下不相扶亦一二策而已故以爲正四爲奇黄帝擢奇之文也一術爲正一術爲奇曹公新書之義也前向爲正後卻爲奇太宗所以勝宋老生也先合爲正後出爲奇曹公所以辨孫武也

方爲正圓爲奇步爲正騎爲奇受於君者爲正將所自出者爲奇固曰妙矣然人既用之則爲故智不足襲蹈何哉不惟世之人知之而夷狄亦知之故當益爲變化以出意外所謂形人而我無形致人而不致於人者非陳迹相沿而能勝也苟惟正此固亦犄矣能求奇正之義於意外古今幾人哉故學兵雖衆不足畏之誠以勝之又勝者猶在人也臣觀唐太宗與李靖論奇正之理所謂無不正無不奇又曰奇亦勝正亦勝善夫能知變通故其

論左右逢原莫非奇正之變其言曰以奇爲正以正爲奇吾之奇使敵視之以爲正吾之正使敵視之以爲奇因其漢長於弩而蕃長於馬則爲之法使馬亦有正弩亦有奇變其號而易其服也則爲之法使蕃而示之以漢爲奇漢而示之以蕃爲奇方其陣之散也以合爲奇方其陣之合也以散爲奇觸類長之變而通之使奇正相生生生不窮奇正相變變變不測惟欲多方誤敵乘其所之豈復膠柱哉郤視孫子所謂以正合以奇勝猶爲膠柱

矣李靖論韓擒虎以謂但能識正爲正奇爲奇不知奇正之相變知奇正之相變者其知神之幾乎故早晏者天之陰陽左右者人之陰陽奇正者天人相變之陰陽相生也無窮如天地相因也不竭如江河相濟也終而復始如日月相成也死而復生如四時味止於五五味之變不可勝嗜聲止於五五聲之變不可勝聽色止於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視兵雖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巧曆不能盡其數聖智不能極其端此之謂兵妙或曰奇正固有宜分合固有變如之何以訓偏裨如之何以教士卒臣曰簡其節目異其號令正爲一法奇爲一法或進或退各以何別或分或合各以何驗吾以號令使之號令所指變亦隨之既一吾之耳目又變敵之耳目兵惟知有號令不知爲奇正車果何出騎果何來徒果何從敵人雖知吾有奇正不知奇正所在士卒雖爲吾用知吾以奇正取勝不知奇正何先方料吾以正而吾忽以奇方意吾以奇而吾止以正不惟敵之不知而士卒亦莫之知孫

子曰見勝不過衆人之所知非善之善也戰勝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也知吾有制勝之形而不知吾所以制勝之形非善之善不足以與於此或曰奇正之情何如臣曰兵家之要貴我專而敵分爲奇正者在我故專應奇正者在敵故分以知吾之有奇正也則備我備前則後寡備左則右寡備我者所以寡彼也無所不備者無所不寡也我專爲一彼分爲十以十擊一者也我專則安彼分則擾以安擊擾者也勝負之理不言可喻故能正不能奇守將也能奇不能正鬬將也守將可以用奇却鬬將可以用正老能奇能正乃國之輔今夫以武爲業動累億萬鬬力勇而已鮮知兵之法學兵之法動累數千分行陣而已鮮窮兵之理窮兵之理動累數十分强弱而已鮮知奇正借或有人但能知奇爲奇正爲正而已鮮知奇正之變臣故曰兵法貴勝勝之所以勝以奇正法可傳而奇正不可傳學兵雖衆不足畏者以勝之所以勝者猶在人也或曰羊叔子之平吳也不爲淹襲之計尅日而

後戰奈何專論奇正哉臣曰乃所以爲奇正也償木縱俘歸禽饋藥奇正之用也懷其心逮祐死而王濬舟師東下一舉而俘其主夷其社孰知夫正在荆州而奇在益州耶茲奇正之大者也人君俾賢將之用奇正必若羊叔子則成功必大矣

濟南先生文粹卷二終

1394F
14my47